

李丹 著

走三边

下

血性与英雄情结，闯荡天下的勇气，是三边这片高原厚土李生的两极人物共有的人格底色。

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对抗和碰撞才那样尖锐而激烈，强大而漫长，那样惊心动魄。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走边

李丹 著

下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三边/李丹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13-1457-2

I. ①走...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80840号

走三边

ZOU SAN BIAN

作 者 李 丹

责任编辑 耿 英 刘 涛

封面设计 可 峰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字 数 738 千字

印 张 53.5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457-2

定 价 118.00元 (全2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第十九章

张桂生向张自立报告说，开春后，镇边堡东南一带闹红闹得厉害，共产党的武装工作队掳去乡绅富户看家护院团丁的枪支抄家揪斗，打着木拐子分土地、点人头分浮财，成立什么贫农会、妇女会、赤卫军、少先队，选任村长、乡主席，那一片地方一眨眼就赤化哩。张自立脸色灰白，拄着文明棍满地拧绕，重重地杵着，像割了卵筋一样痛苦，满腹怨毒无处发泄，竖起眼珠叱喝张桂生无能，任由穷小子们张牙舞爪！马君臣在一旁叹口气，说：“回禀县老爷，县老爷有所不知，咱的团丁大半是大烟杆子，一天抽几十个泡子潇潇洒洒，一离开烟枪腿软骨酥、走路打摆摆，不要说提枪上阵哩！”张桂生见马局长替自己开脱，很是感激，说：“请县长大人明察，马局长所言不虚，让各堡各区、各家大户的团丁跟红军开火打仗，等于兔子叫门送肉哩！依卑职愚见，咱的县保安队缺少枪弹也难指望，高将军的人马是奉命剿除共匪的，总不能按兵不动、任由共匪坐大吧？咱得请求恒丰店的殷连长出兵！”张自立早有此意，当下吩咐两人去备办几张冬狐皮、冬獾皮的礼品，又让二县长筹备二百块现洋。

殷连长因追剿杨猴小匪徒名声大振，镇边城里富人见了点头哈腰，穷人眼里也流泄敬意，于是，一出一入趾高气扬，把谁也不揉在眼里。现在，见一县之长亲自拎了礼品、现洋过来，自是

飘飘然的。听了张县长的诉求，殷连长大声二气地说：“这事原本就没麻达。只是高师长自从回到陕北老家，忙于筹办学校和铺路架桥的事情，并未下达主动进攻红军的命令，本连长擅自出兵怕有不妥。”张自立说：“高长官心念桑梓、眷顾民生自是可圈可点，然而剿灭共党才是当务之急，殷连长出兵正是执行蒋委员长训令，高长官纵有缓兵韬略，也不会不准！”二县长、马君臣、张桂生几个诉说了一肚子的愤恨和忧虑，苦苦磨缠，殷连长终于下了决心：“红军不过几个毛毛贼，一色的杵沙骰子出身，有×的能耐？还比杨猴小的马队冲锋得厉害？那就叫高排长带一个排去活逮几个回来惩治！”张自立几个甚是欣慰，说：“国军主力出阵，一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殷连长大大咧咧说：“高排长是我手下一员骁将，长城抗战打小日本冲锋在前，从不说半句屁话。请张县长静候佳音，预备酒饭、现洋犒赏吧！”

南门楼悬挂的两长串红皮炮仗炸响，硝烟飘起。张自立亲自带领一班人摆酒壮行。高排长连饮三盅，脸膛涨红，“开拔”一声，率领三十多号全副武装的士兵径出南门，一挺轻机枪明光锃亮，尤其惹眼。赵二霉几个区公所的差爷、团丁大摇大摆走在前头，担负向导。

高排长是河北平原上长大的汉子，又身躯肥壮，一路上嫌怨山大沟深、道路崎岖，不住叫骂：“×他娘，什么黑腚地方！”士兵们也多是河北人，不习惯山地行军，七嘴八舌骂道：“鬼地方，抬脚就是沟，抬头就是山，老子们一个个都成了背锅儿、连巴腿儿！”“老子站在囡头儿往沟底看，脑袋都晕乎乎的！”赵二霉几个大烟鬼臭汗淋漓，一有空隙，赶紧聚在一搭，点灯抽烟提振精神。这一股子白军一路搜索、翻腾，向东南的纵深处去了。到了第二天，就发现了不寻常——每到村庄附近，远处的山头接捻子扬起一股一股的黄尘。进了庄子，家户里只有些老汉、老婆，个个瓷呆愣怔，一问三不知。有老财富户暗里告状，大吐苦水，却不晓得红军去了哪里。逢着一个大的村庄，高排长命令赵二霉几个敲

打铜锣召集乡民开会。人群聚起，高排长粗声大气宣讲一通国军剿共的事体，勒令分了土地、牛羊、粮食的本庄人家一律退地退赃。老汉、老婆们不敢不从，纷纷回家赶牲口、背粮食、拿土地证退还原主。几个老财却闪烁其词、犹疑不决，不敢收回，担心白军开走红军回来算账。高排长气鼓鼓地骂道：“×他娘，屎包！反正老子们尽心了，收不收是你们的事！”第三天，他们来到元梁山脚下，仍然不见红军的踪影，高排长显得有些焦躁，不住气地叫骂。而赵二霉几个却依旧乐呵呵的，一路不闲，狐假虎威，挨门逐户索要鞋脚钱、维持费、治安款，各人的褡裢装得鼓鼓囊囊，净是零散的福珠、铜圆、麻钱和顶账的獾皮、狗皮、被面之物。早先，高排长曾下令不准士兵糟践老百姓，见他们个个发财，觉得替政府剿匪，嘴头子总不能受罪，于是默许了士兵们捉羊逮鸡的勾当。这样，每到一个村庄，至少宰杀两只羊或是十来只鸡，择人家开伙，大快朵颐。一路过来，庄户人背转弯弯吐唾沫诅咒：“什么国军，净些瞎孙，跟土匪脑子一样！”

当进入一个叫双树湾的村庄，对面山头黄尘大起。赵二霉献计：“高排长，咱们一到哪里，哪里山头上就扬起黄尘通风报信，这么瞎溜达连红军脑子的一根毛也找不到，可咱们的行踪红军反倒一清二楚。这里的老百姓都叫红军灌了红水子，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咱得抓几个吊在二梁上拷打，看他招也不招！”高排长已确信这里的红军都是些下软蛋、撒丫子的屎包，很是扫兴，可空手回去不好交差，就同意了。赵二霉虎一样带着一拨人满庄子搜翻，逮了十几个老年人，不问青红皂白，统统以私通红军的罪名一绳子捆起，任意拷打，五六个老汉被打得鼻子口里流血。有两个老汉熬不过，交代说：半月前来过一帮子红军，大会小会折腾了几天；前天又返回来，哄伙庄里的一股子年轻人去当赤卫军，就在这一带搞训练。赵二霉问承头的是谁？两人说一个姓白、一个姓王，二十几岁模样，带着匣子枪跟长杆枪还有铁头炸弹，其中姓白的是个颠瘸瘸。赵二霉报告了情况，高排长说：“咱先休整休

整，来个守株待兔，拿住一两个偷着回家的赤卫军，顺藤摸瓜，没准活逮了姓白的和姓王的！”赵二霉正想歇腿，连说：“高见高见！”打问一番，得知庄里一个叫史炳耀的光棍汉做得一手好狗肉，于是在他家的三孔土窑里扎下营盘。一股子白军士兵枪杀了庄里的几条照门狗，又搜腾来几葫芦烧酒，让史炳耀炖了一大锅狗肉，吆五喝六，大吃二喝。这个史炳耀不只狗肉做得好，口才也好，给大兵们一则一则绘声绘色讲述串门子、闹五荤的荤酸故事，逗得一股子人哧哧乱笑，很快“老史老史”相熟了。

天色向晚，史炳耀狡黠的眼珠转过来转过去，趁人不备，一猫腰偷了两颗手榴弹掖进腰里，借口出门担水，一拐一溜不见了人影。一股人以为这个梳着大背头的光棍汉怕惹事受累躲出去了，也不在意，赌博的赌博，喝酒的喝酒，唱曲儿的唱曲儿，一直逍遥到半夜。

进入三更，十几条黑影从庄子东头摸近院墙。嗖的一闪，一个打盹儿的岗哨脑袋中了一石杵子栽倒。另一个大声惊呼，放了一枪，仓皇逃向窑洞——砰的一响，一道火光喷出，背心中枪栽倒。窑里熟睡的士兵、团丁乱作一团，高排长喝令迅速投入战斗，一股人顺着窗户向外乱射。枪火下，却见一颗滋滋冒烟的手榴弹从窗孔外塞入，士兵们吓得纷纷蹦下炕趴伏在地——轰隆一声巨响，两个正自蹦跶的士兵发出惨叫，一跟头栽下毙命。高排长强自镇定，命令机枪手和全体士兵一起开火，向外投掷手榴弹！一时枪声放串子炮一样，爆炸声震得窑里土屑纷落。瞎打了半晌，不见外头回击，高排长下令停火，立时，天地陷于沉寂，仿佛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只嗅到浓烈的硝烟味。突然，远处传来呵呵呵一声阴森森的怪笑，众人又是一惊，赵二霉阴沉沉地说：“这个不怕，是鸱怪子叫哩！”众人刚松了一口气，对面山头上忽地潮起呐喊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打人——打官不打兵——”塬畔山、庄里庄外传来呼应的呐喊，似有数百人之众！高排长黑暗里挥舞着手枪，大声叫嚷：“娘卖×！谁人听从共匪的蛊惑，老子一

枪崩了你个粪牛！”

天色放亮，高排长打开一道门缝，用手枪抵着一个士兵的脊梁，命令他出去探摸情况。这个士兵端着步枪，战战兢兢挪出窑门，猫着腰身一溜疾奔至院墙根底，大口喘着粗气，趴在一处豁口张望，不见有人，就大胆地爬上墙头，站直身子四处观察。突然，塄畔上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就见他一个倒栽葱向外杵落下去，豁口扑过几个手执大刀的半大小子去抢枪支、弹药，嚷嚷着扒衣裳、扒鞋子。窑里射出一阵排子枪，半大小子们一忽闪就不见了。高排长下令一个班的士兵做好出击准备，抢占有利地形、试探虚实。十来个人刚从门道出来，塄畔上响起急促杂沓的脚步声，磨扇、簸箕大小的土圪塔轰隆轰隆砸落下来，一个被活活砸死，几个受伤，士兵们喊爹叫娘窜了回去。窑里又陷于惊恐，众人筛糠打战，没了主意。挨到饭时，高排长吩咐伙头兵烧火做饭，打算饱餐之后寻机突围。柴火燃起，灶膛口却青烟端冒，一丝一缕也上不去——塄畔上的烟洞口已被乱草塞紧捂死。众人唉声叹气，肚腹里咕咕噜噜，一个一个大眼小眼地透过窗孔朝外瞪着、瞅着。多半人风火憋得不行，捂着肚子拧圈圈。高排长命令在前窑门口掘出一个大坑，排队如厕，全拉撒进去，登时臊臭熏天。

苦挨至前晌，对面三四座山头又传来呐喊，并呼啦啦竖起一杆杆的红旗。接着，从中间一座山头后窜蹦出十几个手里捆着砍刀、红缨枪的半大小子，在坡上模仿驴打滚、羊撒欢，又掬起黄土末子朝天扬撒，鼓噪着咒骂着：“白军小子——你把爷爷×也不啖！”“盖佬小子——缴了枪爷爷饶你不死！”“二尾子小子——爷爷是剿你还是骗你？”高排长问什么是“盖佬”什么是“二尾子”？赵二霉翻译说：“村野土话，前者就是王八、鳖儿子，后者则指男不男女不女没功能的家伙！”高排长恼羞成怒，踹开窑门，端着轻机枪望坡上嗒嗒嗒打了一梭子，子弹落在下坡，溅起点点黄尘。一伙子半大小子嗷嗷叫着，兔子似的蹦起，窜上山顶，隐入背坡。过了一会儿，又窜蹦出一群，掏出裆里的鸡鸡，大模大样立在那

里尿尿，尻子一撅一晃，似乎在比试哪个尿得高些远些。尿罢，又齐声高喊：“白军小子——儿脑子——儿×脑子——儿驴×脑子——二马梁卦子——有本事打爷爷的鸡溜子——”高排长气得牙痒痒，再放一顿乱枪泄愤。

高排长从来没打过这样邪门、窝囊的仗，斗志全无，只一门心思盘算如何才能走脱。见士兵们垂头丧气，他骂骂咧咧打气，说：“红军全他妈的没素质，指挥官纯粹是个乡巴佬，打仗没个章法、路数，若论排兵布阵、硬打硬冲、单兵作战谁怕谁！”候到后晌，塄畔上听不到动静，对面山头红旗撤去，隐约望见一队一队的人头开拔走了，传来粗浑的歌声：

梢大沟深南梁山，
陕甘交界两不管。
老刘老高看得远，
寨子湾里扎营盘。
红军人马闹嚷嚷，
拔除据点灭民团。
建立陕甘根据地，
老刘壮大五个团。

.....

赵二霉禁不住祈祷说：“我的亲娘亲老子们，难恠死人咧！天灵灵，地灵灵，善风善雨过去吧！”伺等半天，高排长看看日头西坠，决计强行突围。他下令队伍分成三拨，赵二霉一拨在前领路，自己一拨居中，又一拨殿后。三拨人保持战斗队形，探头探脑钻出院子，观察四周并无状况，噉的一声，撒开脚丫向北狂奔。一路上山陡坡急，这股子河北兵双手抓拽草根、两脚蹬踩地皮，拼命前奔；下山行走羊肠小道，不敢迈开大步，一个揪住一个一起往下滑溜，手臂间有滑脱，个个摔得鼻青脸肿。他们一口气奔行一百多里，第二天天亮，远远望见镇边城西山的庙宇、城墙，一起跳脚欢呼：“到嘞——回来喽——”

自从高排长出去清乡，张自立指派张桂生带人敲打铜锣、呼喊口号城里城外大做宣传、威吓，什么共党头子谢子长早让国军打死哩，毛毛贼红军无头无主还能扑腾几天！什么高排长人马赶起撒开天罗地网捕捉红军，就要得胜回营哩！什么谁人胆敢私投红军，官老爷咔嚓嚓剁了你的狗脑！连日间，张自立不断派出探马奔行至城南七八里外的茨瓜山顶瞭望，期盼高排长凯旋，却杳无音信。这天日头初升，探马回报，说岷涧滩有几十号国军正往这边急行军！张自立大喜，传令在城隍庙广场布置会场，通告百姓，预备召开庆功大会。张桂生脸膛红润，亲自拎一面铜锣，狠劲甩打着锣槌子，当当当的颤响震得人耳鸣心跳；一边放声吼喊：“国军凯旋嘞——国军擒拿了东南的共匪恶人嘞——市民人等统统到广场看审嘞——”张自立听着铿锵的锣鸣和洪亮有力的喊声极为过瘾，换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又传一道令下去。不一会儿，城中军、政、学、商各界一百多号人集结起来，他走在前头，带领着去了南门。一股人排成队列，翘首迎候。日头爬高，众人个个脖子僵直、眼睛发花，终于远远望到高排长一行匆匆过来，却见个个软溜打趔、灰头土脸！更有赵二霉崴了脚、赤着脚片，一步三颠，脸色惨白，几乎虚脱得失去人相，而背上依然坚强地驮着一褡裢的东西。殷连长撅儿筋修板筋地叫骂着，脸上白一阵红一阵。二老爷凭借一只眼掰着指头仔细盘点人头，发现少了六个当兵的，沮丧地说：“少了六个兵，敢是叫红军打死了！”张自立狠巴巴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吭，独自走了。众人无心打听详情，各自散去。聚集在城隍庙广场伺等开会的市民们听说高排长吃了败仗、折损了六个大兵，约估庆功会将要作罢，哄地散了，三三两两戳拐拐、咬耳朵，窃笑成一疙瘩。

郭学文听了传说的故事，撅着尻子绷着脸在地上划拉，编成几段子顺口溜，没几天就在城里传扬开来：

花椒颗颗不大麻刃刃，

殷连长手底下出了个高肉墩。

钻头觅缝找红军，
杀羊勒狗又打人，
日蹋南山的老百姓。

沙和尚（沙蜥蜴）钻进草林林，
赵二霉褡裢背在个身。
绿头苍蝇吸血虫，
叮叮咬咬苦害人，
八十年饿鬼入红尘。

六月里萝卜绿纓纓，
呼啦啦冒出来几百兵。
刀枪炸弹一哇声，
羊撒欢来驴打滚，
土圪塔也能砸死人。

阳圪塆暖来背圪塆冷，
空肚子送风火还抢茅坑。
日头澄山奔起身，
连滚带爬到天明，
没见×过这么些河北兵。

茨孤山上刮阴风，
县太爷不解风水南门迎。
七瘸八拐败了阵，
掐指一算短六人。
庆功会闪×得开不成。

徐壮民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和王振国随红三团通讯员进入

赵家湾庄赵村长家的一孔大石窑后第一眼看到的人竟然是刘志丹！刘志丹特别地看了他一眼，似有所思，和他俩分别握手，扬起左手捏着的一张报纸说：“感谢你们提供的报纸，我看了整整一个早上。这上头登了许多国民党方面的情况，有些还很重要……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哪！”昨夜，红三团通讯员称首长要看报纸，请他们设法弄几张。王振国和徐壮民犯了难，捋了一遍脑子，最后才想到大关口的邮政站里可能有这东西，当下派人去搜翻出几张连夜送去，只是谁也不曾想到首长就是刘志丹。此刻，徐壮民眼泪快要流出来了，望着刘志丹清癯的面颊，颤声问道：“首长，还记得我不？”刘志丹打量着他，却怎么也记不清。徐壮民说：“十年前，你到白文翰大叔家串门，路上还送给我一本《共产党宣言》……可惜让黑狗子抄查哩！”刘志丹恍然，在他肩头重重拍了一下，爽朗地笑了：“原来青杨区的徐书记就是你呀，怪不得一进门就有些面熟哩！”他接着说，“壮民同志，去年春上的那批药品可是派上了大用场，救了多少同志的命哪！”一提这事，徐壮民浑身不自在，表情痛苦地说：“若是那时就去投奔首长，也就断送不了弟兄们的命哩！”刘志丹说：“你一心报仇，情理中事，都过去哩，咱要向前看。”徐壮民打了个立正，大声说：“是！首长同志！”刘志丹转身望着参加会议的周边几个区和游击队的领导，笑呵呵地说：“不要首长首长的，和陕甘边、陕北的乡亲们一样，大家就叫我老刘吧。”大伙都轻松地笑开。人高马大的红三团贺钧年团长走近徐壮民，笑着说：“壮民同志，听说过你的情况，咱可都在十一旅当过兵嘞！”看着徐壮民吃惊的模样，贺钧年说，“当初在宁夏平罗我就随谢子长同志进入九旅搞兵运，后来在王文舫的三团当排长。你们靖远兵变不久，老谢又发动了水泉堡兵变，我在兰州水北门带一个排兵变策应，结果也失败哩，脱身出来就跟着老刘、老谢打天下！”徐壮民觉得与贺钧年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老老实实地说：“我那时是瞎起哄，也闹不清兵变究竟是咋回事！”众人开心地笑了。

刘志丹主持会议，议题原是商讨奔袭寺儿畔白军一个新据点的相关事项，在各区的要求下，临时增加了陕北形势报告的内容。刘志丹头一句就说：“同志们，国民党的两个师两三万人围剿陕北苏区，看模样气势汹汹，其实不过是两只泥捏的老虎，武松当年赤手空拳敢打真老虎，咱手里有枪还怕他泥老虎?!”大伙禁不住笑开了。对于目前形势，刘志丹做了简要分析，认为：“高桂滋八十四师进入陕北，接管了绥德、清涧、吴堡、安定、三边等九个县区，分兵盘踞于各县城和各堡镇要地，却按兵不动，明显是无力主动出击，或取自保、观望的态度；井岳秀的八十六师借机收缩兵力，重兵布防榆林，在各县的兵力部署、配置和态势与高部大体相同。因此，从表面和整体上看，敌人的兵力是明显增强哩，但分散于陕北的二十三个县区，变成一块块零散的小骨头，彼此难以呼应，更形不成合力，反倒给我们造成了主动出击的机会。

“据可靠情报，高桂滋与井岳秀的个人隔阂、矛盾一直存在，并因地盘和防区的划拨进一步加深加剧，两人至今不曾会面，各自为战，红军攻击高部，井岳秀只会袖手旁观、拍手叫好，不会出手救援，反之亦然。红军四月初以来连克安定、延长两座县城就佐证了这一点，而这又给我们造成了分而歼之的机会。”刘志丹还用诙谐的口气讲了一个故事：“蒋介石了解到高、井不和的情况，为统一指挥、协同进剿，三月间特派一个叫毛绩斋的主任带领参谋团坐镇绥德督战。高桂滋于清明节携四姨太回三边老家扫墓，井岳秀探知消息，趁机专程去绥德拜访姓毛的。高听说井到了绥德，出于礼貌电告井在绥德稍候，他兼程返绥以便面叙。而井接到电报，次日就一拍屁股返回榆林哩，高桂滋气哼哼地骂他小人!”听到这里，王仕秀禁不住插话说：“两个大老人耍起藏老猫儿的儿戏哩!”大伙哄笑开来。刘志丹用刚毅、深邃的目光望着大家，说：“基于目前形势和敌方状态，经西北军委研究，已制定出相应的反围剿计划；我们将依托巩固的根据地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依靠苏区群众的有力支持，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集中

优势兵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则必然会被彻底粉碎!”大伙一齐热火火地鼓掌,人人觉得拨云见日,脑子一下清醒了许多,不再混沌、茫然和焦灼。

接下来进入第二个议题,王振国汇报了相关情况。他说,寺儿畔在龙州堡东南、青杨岔北边,是一条古道的站口。几天前,井岳秀部一个连进驻这里。这股白军纪律松弛、作风野蛮,借口维持治安、封锁苏区,向当地摊款派物,对过往商客、小贩任意敲诈勒索,并到处吹嘘要消灭红军游击队十四支队、踏平青杨区委、区政府。王振国称这是敌人楔入苏区的一根钉子,一定得拔除!王仕秀接着汇报了侦察情况,连白军各军官分住的窑洞的情形也讲得清清楚楚。经过讨论、研究,刘志丹决定集中红三团一部和十四支队主力三百多人,当夜行动,一举端掉这个新据点,要求青杨区委、区政府于天黑前完成担架队组织等各项准备。

散会后,徐壮民忙活去了。王振国觉得机会难得,留了下来。先向刘志丹简要汇报了镇边县苏区的创建情况,刘志丹仔细听着,一边在一个本子上记下重点。王振国对打土豪分田地中的土地政策和财产分配等问题不甚明了,请求指示。刘志丹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咱们闹革命和凝聚人心的一张王牌!西北工委将借鉴南方苏区土地革命的成功经验,着手制定新的完善的土地政策和实施细则。现阶段,在已经建立了乡村政权的地区,首先应当以家庭土地占有量的多寡为主要衡量标准,摸清底子,开展阶级成分划分。土改以此为基础,重点要抓好地权证的发放,让老百姓吃下一颗定心丸。”他从口袋里摸出半根纸烟点燃,贪婪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中国土地革命还在实践当中,南方苏维埃共和国的毛泽东主席有一套成功的经验,并有专门的论述,认为要防止右的或左的做法,认为坚持按人口分地并保持长期不变的原则进行土改更有利于稳定人心。这中间要忌粗抓细,坡地滩地好地瞎地要搭配着分,做到公平合理。同时,除了坚决镇压恶霸地主

和反动民团头子外，对他们的家属，要区别对待。对普通地主、富农，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盘抄没，应当留给他们维持生计所必需的土地和粮食，要掌握好分寸，革命也讲人道主义嘛。另外，在打土豪中搞出来的粮食和牲畜，除一部分留作公用，其余的一律分给群众，对那些特别困难的人家要倾斜照顾，不要搞平均主义。振国同志，共产党正在开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革命是在摸索中前进，土改这本大书要立足现实仔细研究，共产党的做法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在工作中要尽量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但不要怕走弯路、怕犯错误。”王振国认真地做着笔记，觉得首长看得远、想得细微，心中亮豁了许多。

红军部队于夜晚子时从赵家湾出发，东经大关口北折，进入崎岖山道，急行军四十余里，在拂晓前到达寺儿畔斜对面的山腰位置。黑乎乎的夜色中，隐约望见一座依山而建的窑洞式四合院的轮廓，似有两个黑点在大门外头的硷畔上来回移动，其他均无异常。指挥部设在一个土包下，刘志丹掏出怀表借着星光瞅了瞅，下达作战命令：“十四支队分兵于东西路口设伏，切断逃路，另派一个中队绕道塬畔山，占据制高点，形成威慑，同时防备敌人越山逃跑；红三团突击队顺着沟底接近硷畔，实施两翼包抄，抢占窑顶，火力封锁窑门，可相机行事。”他强调说，“爆破组抢先一步动手，干掉岗哨，突入院子，捣毁敌人连部，并迅速占领！”徐壮民心里痒痒，将担架队的差事交给王振国，要求加入突击队。贺钧年说：“你是区委书记，不行！”徐壮民十分沮丧，只得跟预备队待在一起。

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四合院里响起枪声，接着传来手榴弹急遽的爆炸声，一股烟火冲上半天。

徐壮民进入院子时，战斗已经结束，前后不到半个钟点。曙色里，俘虏们衣衫不整，少一半人只穿一条裤衩，被集中到院子的一头，一个个惶恐不安，仿佛在梦里。徐壮民浑身憋了劲无处释放，觉得太不过瘾，一脚踢向白军一个排长的尻子，说：“你们

就这么不经打？”排长嗫嚅着说：“贵军神不知鬼不觉摸了岗哨，一扑进来就炸死了我们连长，占领了连部，弟兄们还没来得及穿衣裳，窗户、窑门全叫排子枪、机关枪封锁，又有手榴弹砸进来。我们给包了饺子、装进笼子，还咋打？！”当得知红军的指挥官就是刘志丹时，这个排长惊得直翻白眼，嘟哝说：“怪不得哩！”

这场战斗，毙伤白军官兵九人，缴获长短枪八十余杆（把）、轻机枪三挺、手榴弹十五箱、子弹逾万发，另有大量军需物资。红军仅四个战士挂彩。

时光进入农历五月下旬。日头澄山的时候，两个蒙古商人打扮的年轻汉子各骑一匹枣红马一前一后越过北门河，在北城门口下马。掌柜的长方脸形，蓄着大胡子，身材魁梧，一边用肥大的花边袍袖揩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稀罕地打量着城楼、门洞，显出一副久别而谙熟的模样。伙计精精干干，撩起袍襟，从内衣口袋取出一包哈德门纸烟，口呼“赛白奴”，殷勤地给五六个荷枪盘查的门岗散烟，又打开一个干粮口袋，递上肉干，自称是鄂托克旗路过的商客，想看看城里有没有冬狐皮。门岗们稀罕地嗅着哈德门纸烟特有的芳香，不客气地抓吃着牛肉干，一个长着猪腰子脸的门岗鼓着腮帮子，瞅一瞅两人腰带上悬挂的三不离身的蒙古刀、火镰和烟荷包，说：“一对倒生意的鞑子。”一个瘦麻柴棍子却不依不饶，把两人浑身上下摸揣一遍，还是不让进去，说什么红军最近活动频繁，屈营长有令，得小心盘查。伙计只好摸出一块银圆揉到他手里，说：“老总们行个方便、拿去打酒喝吧。”麻柴棍子喜眉笑眼，说：“早是搓×的！”

两人进城后，混入人流，在南北大街盘桓了一阵子，拐进了志魁客栈。白志魁打量一眼又一眼，又惊又喜，一声不响拽住大胡子客商的袍带进入一间客房，神色紧张地说：“老四，快认不出来哩！你咋回来啦？”白志坚握住大哥的手，凝望一刻，问道：“大哥，咱大咱妈身子骨都结实吧？家人都好吧？”白志魁连声说：

“好好好，都好！”白志坚长舒一口气，说：“大哥，快快上饭，我和伙计都肚子叫鸣哩！”白志魁这才注意到立在一旁憨笑的小伙子，连忙出去张罗饭菜。

第二天吃罢早饭，白志坚脱开大哥的阻拦，带着伙计混入人流转悠一圈，见城中岗哨林立、气氛紧张，不便细微观察，回客棧牵了马，溜达出南门，径往西山坡家中去了。

白文翰见到四儿子已然是一派大男人的气象，噙着旱烟锅子，半晌说不出一句话。白贺氏半眯着眼睛从头到脚将儿子抚摸了一遍，越看越是看不够，絮叨说夜里鲜鲜梦见一只野鹊圪蹴在榆树杈上歇气地叫唤，果真灵验哩！一大家子人纷纷进来，拥拥挤挤，大人们问长问短，碎脑们窃窃议论：“这就是咱四大，在北平城里念过大学堂！”白志坚笑咪咪地取出一小袋子肉干让侄儿侄女们分了吃，一眨眼就被哄抢一空。白文翰点了点人头数，除了老大，一家人都在跟前，咳嗽一声，用旱烟锅子敲打着炕桌，声色俱厉地说：“爹起耳朵听着——人人嘴头上挂一把锁，各家管好各家的娃娃圪蛋，不许向外人提起老四回家的事情！”白贺氏正色说：“娃娃圪蛋听着——谁敢出门乱嚼舌头，你爷爷一棍打折你狗们的腿把子！嬷嬷再拿麻绳子缝了你狗们的嘴！”一群碎脑们吓得慌眉慌眼。几个媳妇要动手做饭，白贺氏说：“起开，各回各的窑。妈要亲自给老四做！”她连着推开四个儿媳妇，扎了腰裙，去做拿手的腌猪肉臊子剁荞面了。

晚间，白志坚向父亲讲了此行的目的，父子二人拉扯了半夜。白志坚说：“刘志丹带领红军主力，从四月初展开大规模的反围剿军事行动，接连打下安定、延长、延川、安塞四座县城，歼灭了大量白军。陕北红军越打越多，迅速壮大，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老百姓打心眼里拥护，革命之火遍地燃烧，国民党政府在陕北、陕甘边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白文翰感慨地说：“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打富济贫、除暴安良，跟哥老会不能同日而语！一个穷党、小党，眼瞅着就要变成一个富党、大党哩！老